

郁達夫與王映霞

(選載)

劉詠嫻

「余年已五十四歲，即今死去，亦享中壽。天有不測風雲，每年歲首，例作遺言，以防萬一。」

自從改業經商以來，時將八載，所得盈餘，盡施之友人親屬之貧困者，故積貯無多。統計目前現金，約存二萬餘盾。家中財產約值三萬餘盾，『丹戒寶』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長百二十米達，寬二十五米達，共一萬四千餘盾。凡此等產業及現款金銀器具等，當統由妻何麗有及子大雅與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紙廠及『齊家坡』股款等，因未定，故不算。

國內財產，有杭州官場街住宅一所，藏書五百萬卷，經此大亂，殊不知存否。國內尚有子三：飛、雲、坐，雖無遺產，料已長大成人，地隔數千里，欲問訊亦未由及也。余以筆名錄之著作，凡十餘種，迄今十餘年來，版稅一文未取，若有人代為向出版該書之上海北新書局交涉，則三子之在國內者，猶可得數萬元，然此乃未知之數，非確定財產，故不必書。

乙酉年元旦。」

郁達夫是民國三十四年秋天遭難的。奇怪得很，他在那年的夏曆正月元旦寫下了這篇遺囑，

不知是他真是「每年歲首，例作遺書」的寫作，抑或一時感觸，知道生命飄忽，特先預寫遺囑。

不過郁達夫在南洋的幾年，雖有另一個女人陪伴着，但面貌衰頹得多了，尤其是被東洋鬼子胡亂毆了一頓之後，瘦弱的身子更難擔當這種苦楚，

他望着這熱帶林中的小屋灰白的牆壁，他絕望地呆瞪着眼睛，回憶着日本的櫻花，富春江上的漁火，碧浪湖的秋夜，可是最令他傷心而又不能忘懷的，還是杭州官場街的「風雨茅廬」！

郁達夫在風雨茅廬有着黃金色的日子，也像雨後的夕陽一樣，雖然有無限的光輝與燦爛，到底為時無多。

郁達夫在上海住了多年，對都市的煩囂已感到萬二分的厭倦，當年那種一擲千金的豪興隨着歲月的消逝，在他的腦子裏漸漸褪色，於是他毅然搬到杭州，他需要一個年輕的女人和他在一起，

他的生命便感到滿足，他的生活便感到充實。這年輕的女人便是王映霞，她是個小城市中的知識份子，她有着一般大家閨秀的傲慢，而美麗更是使她知道如何以傲慢征服一個男子。她的媚秀的臉龐，配上眉目傳神的嫵媚已經够使一個男子顛倒，何況身上健美的線條和懂得生活情趣的頭腦怎能不使慾肉的歌頌者的郁達夫給她最崇高的誇讚？

於是郁達夫想：祇有西湖的山光水色才能使這樣一個雅緻的女人獲得安適與慰藉，因此清苦的

的文士郁達夫便以七千元的代價在湖邊買進一塊地基，築了一幢「風雨茅廬」。

「風雨茅廬」由郁達夫親自以秀麗挺拔的字題署，雖是間樸素的平房，外表也不見得怎樣精緻，可是內部是有着西洋小家庭的擺設，為了不辜負湖上的風光水影，郁達夫還添造了一間小樓。

湖上的秋夜，暮色的誘惑是足以使人忘懷一頓晚飯的，在風雨茅廬的小樓上，郁達夫輕輕的低喚着：

「霞，妳看妳的臉比窗外的暮色還美呢！」
「我不許你這樣說，不過獲得這美的靈感的，倒是你。」王映霞嫣然地微笑了。

郁達夫心裏覺得王映霞有着冰雪的聰明。輕

紗似的湖山，輕紗似的傍晚，輕紗似的女人，他都佔有了，於是他蘸起了毛筆，在紙上寫起他的詩箋，王映霞默默地依偎在他的身旁，紅袖添香，不能使古人專美於前，當他偶然一停筆的時候，王映霞靜靜地移步下樓，郁達夫忙問道：

「霞，妳又要離開我了。」

「不，我爲你燒幾樣可口的菜去呢。」

「廚裏還有酒沒有？」

「有，但我不準你吃醉，把詩寫壞了。」

「不，酒使詩成爲好詩。」

不錯，郁達夫愛吃得薄醉，王映霞也愛陪他吃上幾杯，她的兩頰便如晚霞的緋紅，這緋紅色是郁達夫詩的泉源，他情不自禁的會用他沾了酒香的嘴唇貼近王映霞臉蛋上的晚霞。

夜深了，月色慢慢沉浸了這小樓，郁達夫的詩興與酒興都達到了飽和的程度，他醉眼矍矍的假寐，月光散着微微的光輝照在那灰色的長衫上，王映霞的纖手會爲他解衣，郁達夫真像個小孩子，王映霞兼任了賢妻和良母的雙重任務，秋夜的星星眨着眼貪婪地凝望小桌上寫成的詩稿，它們是這大文學家的作品的第一個讀者。

郁達夫彷彿「迷羊」般沉醉在這詩的境界，正如他早期的作品中「沉淪」所描寫的一樣。不了解的朋輩責罵他，他不管這些，他覺得只有王映霞和他是兩個人，而世上的隨便什麼都只是螞蟻，在他的腳下，在王映霞的腳下。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專爲稻粱謀。」作爲一個文人的郁達夫，他的錢囊是不充實的。漸漸地，詩的生活成爲一種奢侈的享受，郁達夫不得不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頭。

爲了這位年輕貌美的太太，當她的丈夫，這

命運上多風波的詩人，離開她的身邊到福建去做官也可說是謀生的不久，她碰見一個比詩人貌美而又富有的男子。

這男子是個教育廳長，他是郁達夫最好的朋友，然而結果變成最大的情敵，使郁達夫後幾年的生活憂鬱得像夏娃吃了禁果。

人獸之間往往在這個界限上看得更清楚，起始，這位爲人師表的廳長，常常在白天以丈夫的朋友身份來探望，安慰她的寂寞，可是隔了多時便越軌了。

有一晚，教育廳長，他把白天對中小學生演講訓話的面具扯下來，他鬼鬼祟祟出入在「風雨茅廬」。他獻着殷勤，他替王映霞買了不少飾物，當珍珠的項鍊掛在王映霞的頸上時，教育廳長說：「王小姐，和我去參加一個宴會好嗎？」

虛榮的王映霞點點頭，一個女人往往爲詩人所歌頌，然而她本身往往並不是一首詩，她計較鑽戒珍珠和一鞋一襪的漂亮，總比「猶憶當年禮聘勤，十千沽酒望湖濱；……」較爲實惠。

於是這位教育敗類和王映霞雙雙在宴會上出現了，不過這位有婦之夫和有夫之婦春風似的常常在一起總有點不大順眼，於是他們更時易地沉浸在遠離市廛的天竺或是月滿垂楊的六橋。

由於朋輩的輾轉傳遞，遠處閩疆的郁達夫終於獲悉家庭的變故，可是做官並不是在旅館的隨便去來；接着戰煙一起，交通便要切斷，教育廳長樂得乘機順手牽羊，王映霞也就此琵琶別抱。

郁達夫一顆創傷了的心是永得不到平靜的，他冒了大風雨在一個淒涼的秋夜，在冷靜的西子湖邊出現，回到了風雨茅廬。

「達夫，你太辛苦了。」王映霞挽上輕蔑的

媚笑迎接着他。

「不，我只要看見你，便高興。」郁達夫看見王映霞，初時還怨朋輩傳遞消息壞意多於好意。

王映霞却冷笑了。

戰火的蔓延，西子湖也不能有所例外。

郁達夫送這嬌妻到了富陽，王映霞却想去麗水，因爲教育廳已遷到麗水了呵！

郁達夫伴同妻子到武漢，王映霞却弄出小家潑婦那套，終於席捲所有，逃跑了，逃到何處，還待想像？這使我們這被稱爲頹廢派的作家衝動了，他在報上登着「警告逃妻」的啟事，這一來作爲人面獸心的廳長總得顧到面子，連忙促王映霞重投入郁達夫的懷抱。但她不是風雨茅廬的女主婦，她由年輕貌美的小姐轉變爲一個潑辣的少婦。她勉強地回到了漢口，她的眼角和口角好像藏了一把鋒利的尖刀，她說：

「這對於我的名譽是侮辱，我不是你的逃妻，我現在不是屬於你的！」她要郁達夫道歉。正如他的遺囑所言，天有不測風雲，幾經滄桑的郁達夫到底沒有創造那班狗黨激烈的意志，他對於妻子做了不名譽的事不特不加質問，只有責備自己：「霞，我的文章寫得太多了，我的腦袋有些神經失常，霞，你原諒我，我在東京讀書的時候患了嚴重的神經衰弱！」

王映霞要他將這些話登在報上，算是道歉，郁達夫大概是「神經衰弱」吧，終於報上出了這麼詩樣的啟事。

一個去意已決的冶豔女人，縱使一個苦戀者如何的屈就，總有一天不能挽回殘局的，當他們共回活過一年之後，終於在香港又告此離。

臺灣鐵路貨運
服務事業之發展

鐵路運輸是純粹交通服務的事業，社會愈進步，經濟愈發展，愈需要完整的運輸服務，以促進貿易與文化思想的交流。鐵路服務的對象，分為旅客與貨物。貨主將貨物委託儲運機關後，完全失去自己的控制，一切要靠從事儲運人員的服務精神和努力，達到貨主預期的目的。在近代大量消費和大量交換的時代，經過鐵路運輸的貨物，往往亦經過水路公路等多種的聯運，而且除了運輸以外，與運輸效率密切有關的工作，如裝卸、保管、搬運、接送、包裝、改裝、報關、保險等等，都和貨物的安全迅速，與費用節省，有直接影響，為求謀以最少的時間和費用，完成貨物從一地到另一地的安全移動，完善而健全貨運服務機構，確有需要。臺灣鐵路貨運服務所，就是為達成上項目的而設立的。這種以一個貨運服務機構，綜理各種大宗貨物的運輸服務工作，確實節省了不少的儲運組織重疊，及人事和設備等等的浪費，他們已具有數十年的工作歷史，創交通服務事業之前驅，前途發展，實未可限量，希社會各界人士，不斷指教和予以業務上的支持。

臺灣省合作金庫

總經理：王鎮宙

理事長・李連春

營業	匯兌業務	代理業務
收受各種存款	承兌票據及貼現	政府委託特種業務
放款及投資		
要目		

輕煙般的往事慢慢籠罩着這類廢的詩人，認識郁達夫的茶壺，也爲這一代文豪而歎歎不置。「郁先生，你要不要一杯牛奶？」

「不，我不喝！」郁達夫呻吟着，他張着失神的眼珠，他低喚：「你是不是我的霞，是不是霞……」。

郁達夫終於棄文就商，懷着一顆支離破碎的心離開香港前往南洋。最後竟死於日本軍閥之手，如果王映霞還健在人間，對此不知作何感想？

發展合作事業
調劑合作資金
促進農漁生產
繁榮農村經濟

支庫：

板橋北港花蓮	蘇澳六臺東	宜蘭員林澎湖	基隆沙鹿潮洲	永和彰化屏東	松山南投鳳山	新店臺中新興	三重豐原高雄	東門頭份岡山	延平苗栗成功	西門新竹臺南	中山路中壢新營	大稻埕桃園嘉義
--------	-------	--------	--------	--------	--------	--------	--------	--------	--------	--------	---------	---------

處	一	十	四：處	理代
處	三	五	二：處	匯通
一之號五十七路前館市北			臺：址	地
一	一	八	二：話	電
五	五	八	六：號掛報電	